

我寫《杜聰明與我》

文・照片提供／杜淑純（1944 英文科畢業）

這本書的起源是在我 30 歲時，我告訴爸爸我想要寫他的傳記。當時他很高興地鼓勵我，以寫他的傳記作為創作的練習。在我新書的自序裏，我說從小我喜歡讀文學書籍，特別是世界偉人傳記，例如居禮夫人、史懷哲、愛迪生、巴斯德（Pasteur）、歌德（Goete）等人的傳記。他們有特別的人格、創作力、大愛的實行力、堅強的忍耐精神，他們奉獻才能以創造人們的幸福為人生目標。某一天我突然領悟到，爸爸也有這些偉人特質，我因此決定開始寫爸爸的傳記。

那時，爸爸在台北醫學專門學校擔任藥理學教授，鑽研鴉片、蛇毒、中西醫藥一元化，已有一些成就。爸爸知道我要寫的傳記以後，他儘量在百忙中抽空，向我敘說他自少年時代到他 33 歲這段時期的故事。我自己也積極地去訪問爸爸的親友，收集傳記的資料。

1961 年，我去美國，繼續進修高等教育，然後留在美國工作，服務於圖書館管理，直到 1990 年以館長身份退休。爸爸在世時自己出版過回憶錄、5 冊言論集，和其他種種書籍。而我也於退休後在整理舊書類時看到我 30 歲所寫的爸爸傳記原稿，因此激勵我繼續寫爸爸傳記的意念。

1954 年 8 月 12 日「杜聰明博士獎學金基金會」設立後，爸爸要我幫忙負責基金會的圖書室。因



為圖書室裡有稀有的拓本及一些特別的書籍，爸爸因此希望我出席國際會議時可以介紹爸爸的藏書給國外人士，與他們交流，同時也可以介紹台灣及中國文化給國際上的朋友。當時我對爸爸有這樣的遠見及理想，感到敬佩。

當然，最大的原動力是我要報答爸爸對我的疼愛。1968 年 6 月 1 日我的日記裡，寫著爸爸對我未來的盼望。那天晚上，我與爸爸結伴到同慶樓餐廳用餐時，爸爸告訴我：「妳是有能力的女性，



■ 杜聰明博士 65 歲生日時與家族合影。其左為夫人杜林雙隨女士、長女杜淑純女士，杜女士育有一子三女，長女蕙瑛（前左一）、次女蕙謹（前左四）、么女蕙瑤（杜女士懷抱）及獨子安世（前左二）。1957 年 8 月 8 日攝於當時台北市大正町三條通宅邸。

沒在社會做事，實在可惜。我希望將來你能夠幫忙處理並負責杜聰明獎學金基金會全部的工作。」我聽了以後感動爸爸對我的肯定，並回答他說：「我有自信可以做到。」

我將這本書的重點放在爸爸與我每天的生活交織，以及我所看到爸爸的做人一面。不管是私生活或是當時社會發生的事件，歷史是不能被否定的，我自認以公平和正義感的原則寫真實的歷史。爸爸常說他的一生是盡他一切努力去研究醫學及培養本土醫藥人才，貢獻給台灣。

或許是受到爸爸的影響，我因此有使命感要成為「杜聰明專家」。我想如果我不做誰來做？因為：第一，我最了解爸爸，我與爸爸接觸過的日子，除了媽媽外，比弟弟們及其他人都多。第二，爸爸一直對我的肯定及疼愛。第三，我年紀已大，我要盡我力量，透過爸爸的人生故事，給現在及未來的子孫們知道，他們有一位貢獻過台灣及世界文化的前輩。

《杜聰明與我》這本書已經出版了，但我仍有一些未來計畫，關於出版：（1）爸爸的毛筆字及漢詩，我已交給意研堂設計公司處理；（2）爸爸的照片集出版；（3）爸爸媽媽給家人的書信及他們的日記出版；（4）爸爸贈送給學生、親友的毛筆字，以及爸爸媽媽生前的小故事集的出版。

爸爸晚年贈給台大及高雄醫學院畢業生毛筆字作為畢業禮物，很多國內外親友也收過他的親筆留念。今天我要拜託持有爸爸贈送過毛筆字的朋友，請將作品拍下來後寄給我，我集合這些照片後，打算編一本書出版。同樣地，如果你們知道爸爸的故事，也請將那些小故事寫下來提供給我編集做一本書。當然，各位所提供的照片及故事，我也會一一註解，並將這些出版品贈送給「杜聰明博士紀念館」典藏。（本文摘自《杜聰明與我》新書發表會暨杜聰明逝世 20 週年紀念講稿，2006/2/23）